

浅议《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方法

赵学玲^①

[摘要] 本文针对留学生在汉语拼音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两点必须注意的地方,即《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遵循音位学和字母学原则。同时,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和建议。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汉语拼音方案》;教学方法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 Chinese Pinyin System Scheme

Zhao Xuel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mind the international learners to pay attention to two principl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inyin System Scheme: the phonemics principle and the alphabetology principle, because a number of learner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m. It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in phonetic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the Chinese Pinyin System Scheme.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Chinese Pinyin System Scheme; teaching methods

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我们主要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对留学生进行语音教学。尽管自从该方案颁布以来就不停地有学者提出修改意见,或是为了扩大其应用范围而探索改进的途径^②,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汉语拼音方案》无疑还是“最佳方案”^③。“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拼音方案》经受了国内外的各种考验,早已被证明是汉语教学中最有效的拼写系统。”(赵金铭,2009)然而,在教学中我们发现有些留学生尤其是初学者并不能很好地掌握《汉语拼音方案》。这固然跟汉语语音自身的复杂性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学习者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原则的不熟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鉴于此,本文首先要提醒留学生注意《汉语拼音方案》创制过程中的两个原则。然后,针对基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提出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和建议。

① 作者简介:赵学玲,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② 具体可参见李小凡(2007)等。

③ 可参见张清常(1990)、王钩(2003)、王理嘉(2005)。

1 《汉语拼音方案》的两个创制原则

《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字母是音位文字,代表的是一个音位,而不是一个音素,在实际发音中,根据不同的语音环境而发不同的音值,我们称之为音位变体,即音素。因此可以说音素是具体的,而音位是从音素里抽象出来的^①。每一个音位都用一个字母来表示,也就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的同一个字母,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的音值是不同的。例如字母a,在ai里的实际音值是[a],在ao里是[ɑ],在ian里是[æ]。有的字母只有一个音位变体,有的有多个音位变体。学生们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纠结于一个字母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发音了。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还参照了字母学原则,即为了节省字母、书写方便、容易辨识等目的而省略某些字母或改变某些字母的写法。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会进入一个拼音学习的误区。这些情况在《汉语拼音方案》中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u改写为o。韵母ao、iao、ong中的o,应为u,因为u和n容易混淆,《汉语拼音方案》用o来代替u。

(2) 韵母iong,实际上はüng,也是为了容易辨识,《方案》用io来代替u。

(3) ong和ueng其实是一个韵母,没有声母时用ueng,有声母时用ong,这是出于节省字母的考虑,并不是说有声母时,e的发音就没有了。

(4) 韵母iou、uei、uen前面有声母,书写时省略韵腹,写作iu、ui、un,也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音节的声调是上声或去声,以及声母是舌根声母时,韵腹一定要发出来,否则很难发准这几个音。

(5) 韵母in、ing在实际发音中,i的后面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轻微的e,实际发音中还要注意。

我们经常听到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把ong发成[ɔŋ],以及把iong发成[iɔŋ]等等,都是因为不了解《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原则引起的。

2 《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策略

在留学生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创制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来讨论一下使用《汉语拼音方案》进行语音教学,采用何种方法最为有效。首先来看一下对外汉语教材是如何安排汉语拼音教学的。不难发现,当今使用较为广泛的教材在拼音教学上主要有两种安排方式:一种是在教材前面整体介绍汉语的拼音系统,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有的还介绍了轻声和第三声的变调。这类教材有《中文听说读写》(Tao-chung Yao and Yuehua Liu, 1997)、《新汉语教程》(李晓琪等,1995)等,另外一种是学习课文的同时学习汉语拼音,在一课中出现部分声母、韵母和声调,几课之后,基本学完整个语音系统和拼写规则。这类教材有《汉语教程》(杨寄洲,1999)、《新实用汉语课本》(刘珣,2002)等。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能将汉语的语音

^① 当然,归纳音位的方法多种多样,对于普通话的音系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归纳方法,《汉语拼音方案》的归纳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关于音位的归纳可参见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

系统整体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缺点是学习量大,可能会增加学生的畏难情绪。后者分课呈现,逐步练习,在时间上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如何分配这些语音要素?声母和韵母如何搭配最科学又最易于留学生学习?这些问题不好把握。

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使用前一种方式,即整体地介绍现代汉语的声韵调。但是,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便于学生学习的顺序,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下面是一些个人的想法。

2.1 声母部分

传统的教学方式,也是教授中国小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方式,是按照发音部位来进行,先教 b、p、m、f,然后是 d、t、n、l;g、k、h;j、q、x;z、c、s;zh、ch、sh、r。这种方法按规律全面地呈现了汉语的声母系统,但是重点不够突出。我们知道,留学生学习声母主要的难点在于不会发送气塞音 p、t、k,同时容易把 b、d、g 发成不送气浊音。因为印欧语言中普遍使用这两组声母表示清音和浊音的对立。现代汉语没有清浊塞音的对立,但是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因此《汉语拼音方案》就使用了这两套字母分别表示送气和不送气的清音。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生的学习。用注音字母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就相对好一些。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先着重教授这两组声母的发音。

其次,比较容易形成的偏误是 zh、ch、sh 容易发成舌叶音[tʃ、tʃ、ʃ]。发 zh、ch、sh 时,舌尖翘起,抵住硬腭前部。而发[tʃ、tʃ、ʃ]时,舌尖不翘起而舌位略后。这组声母也要重点练习。如果 zh、ch、sh 能发成地道的卷舌音的话,就不会再和 j、q、x(尤其是 x 和 sh)混了。

r 容易带有圆唇色彩,如“人”,会读成“ruen”。这是受英语的影响,要提醒学生把圆唇色彩去掉。

在此基础上,再按照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全面呈现汉语的声母系统(见下表),就比较便于学生接受了。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双唇音	唇齿音	舌尖音	舌根音	舌面音	舌尖前音	舌尖后音
不送气音		b		d	g	j	z	zh
送气音		p		t	k	q	c	ch
擦音	清音		f		h	x	s	sh
	浊音							r
鼻音		m		n				
边音				l				

2.2 韵母部分

现代汉语的韵母比较复杂,而且复韵母多。这无疑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留学生韵母发音不准而且听辨能力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握好韵母的主要元音。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以主要元音(也就是韵腹)为纲,采取前加介音,后加韵尾的方式来教授韵母,效果良好。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复韵母是在主要元音(韵腹)的基础上,要么前加介音 i、u、ü,如 ia、ua、üe;要么后加韵尾 i、u、n、ng,如 ai、au、an、ang。有的韵母还同时具有介音和韵尾,如 ian、uang。因此,如果先学习主要元音,再把它们和介音及韵尾组合起来学习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而且学生只要掌握好了主要元音,就不会把它们混淆,比如很多学生会把 ai 和 ei、an 和 en 混淆。

具体学习的步骤可以是:

第一,先教基本韵母(单韵母)a、o、e、i、u、ü(6个)。^①

其中,a、e、u、ü 比较简单,不过要注意提醒学生发 u 音时,嘴唇比较圆。如果学生不会发 ü,可以先发 i,然后把嘴唇变圆即可。

i 有三个音位变体,声母 z、c、s 后是[i],zh、ch、sh 后面是[ɿ],其他声母后面是[i]。zi、ci、si、zhi、chi、shi 作为整体认读音节,单独练习即可。

下面来说一下韵母 o。o 单独做韵母除了拟声词“喔”以外,只出现在唇音声母 b、p、m、f 之后,出现在其他声母之后都有一个合口介音 u。实际上,唇音声母后面的 o 也“带了一个弱化了的过渡音 u”,之所以省略 u,一是出于节省字母的考虑,二是因为 u 的圆唇特征使之跟声母和韵母结合在一起了(王理嘉,2005)。根据石锋(2002),唇音后 o 的音值也非[o],而是带有唇化的[uo],跟非唇音声母后面的 ue 发音一样。

第二,学习 8 个有韵尾的复韵母。

由字母 o 组成的复合韵母除了刚才所说的 ue 以外,还有 ou、iou,它们的实际音值更贴近 eu、ieu。汉语拼音方案没有采用 eu、ieu 的写法也是因为这种拼写形式容易相混,ou、iou 则阅读醒目,区别力强。(王理嘉,2005)

除去只出现在叹词、拟声词中的边际音 ê(欸)和 o(喔)以外,拼音方案中的 o 和 e 的音位变体没有对立,呈互补分布的状态,详见王洪君(1999:62-63)。因此,可以归并成一个音位^②,在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复韵母的教授过程中,可以把字母 o 归到 e 里面来教。

综上,学习完单韵母之后,其中的 a、e(o)后加韵尾 i、u、n、ng 后便形成 8 个复韵母。基本上同赵金铭(1985)的归纳。

a	e (o)	韵尾
ai	ei	+i
ao	ou	+u
an	en	+n
ang	eng	+ng

^① 一般我们所说的单元音韵母还包括 ê。单独做韵母时只出现在象声词、语气词和叹词中,如“ê,他怎么走了!”“ê,就这么办。”并不进入语音系统,在教授语音时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完整的韵母表还包括 er,er 就是在发 e 的基础上加上卷舌的动作即可,已不是单纯的单元音。

^② 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没有使用一个字母,除了前面所说的 ê(欸)和 o(喔)不能区分以外,还因为在字母使用上,部分 u 音的字为了书写醒目,用了字母 o,如 ong[uŋ]、ao[au],如果 o 和 e 去掉其中一个的话,“红 hong[xuŋ]”跟“横 heng[xəŋ]”则无法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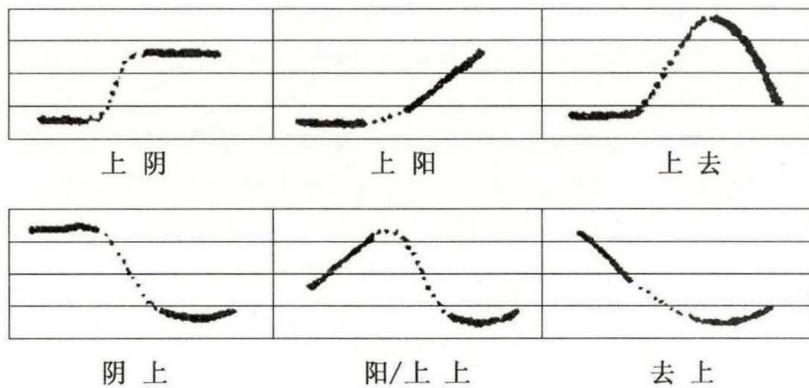
第三, a, e(o) 及前面所学的 8 个加韵尾的韵母还可以前加介音 i、u、ü, 形成 21 个复韵母:

i+	u+	ü+	韵头 已学韵母
ia	ua		a
ie	uo	üe	e(o)
	uai		ai
	uei		ei
iao			ao
iou			ou
ian	uan	üan	an
in	uen	ün	en
iang	uang		ang
ing	ueng(ong)	iong	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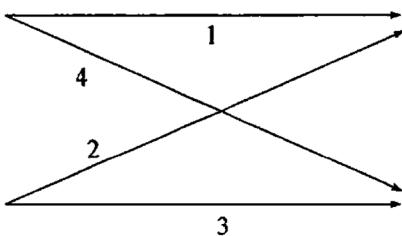
2.3 声调部分

声调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虽然我们一开始在教语音系统时都会教汉语的四个声调, 甚至还教轻声和变调, 但是, 即使汉语学了很长时间的留学生, 其发音还是有一些“洋腔洋调”, 跟中国人不一样, 哪怕是跟方言味道很浓重的中国人来比较, 也不一样, 后者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人。“洋腔洋调的形成关键不在声母和韵母, 而在声调和比声调更高的语音层次。汉语普通话的声调只有四个, 比声母和韵母少得多, 在语音结构中的负担自然也就重得多。如果某一声母或韵母读不准, 并不一定立刻就会被人察觉, 因为另外还有二十个声母或三十几个韵母也不断在话语中出现, 各声母或韵母的出现频率都不会很高。声调可不然, 某一声调读不准, 立刻就会被人听出来, 因为平均每四个音节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声调。声调可以说是汉语语音结构中最敏感的成分, 只要把声调读准, 即使 zh, ch, sh, r 的舌头没有翘起来, 或是 yu 的嘴唇没有圆起来, 听起来仍旧是相当流利的汉语”(林焘, 1996)。

在现代汉语的四个声调中, 我们发现上声相对于其他三声来说最难学。原因一方面是曲折调比较难模仿, 另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教学上面的失误。上声的调值用五度标调法来表示是 214, 基本上教师们在教声调的时候都会教, 然而上声在实际语流中发全上 214 的机会比较少, 林焘(1979)就说过“如果把上声放在语流里看, 究竟最常见的调值是 [214] 还是 [21] (或 [211]) 呢? 恐怕是后者。如果 [21] 比 [214] 容易学, 又更常见, 为什么不先学 [21], 然后再学 [214] 呢?”根据金立鑫、白水振(2011), 在普通话四个声调以及轻声与上声的双字组词语中, 除了“上声 + 上声”中前字上声变阳平外, 其他上声在自然语流中均为低调(低平调)。上声读 214 只存在于“单字调或句末”、“突显或强调”两种情况。石峰(2011)也说“北京话上声是低平调已经基本成定论”, 并展示了吴宗济 1981 年根据实验结果画出的上声连调的基本调型。如下图所示:



降的调型特征,设计出了一个对称的图形:



此外,朱晓农(2012)从声调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北京话上声的声调类型是“纯低调”。金立鑫、白水振(2011)鉴于汉语四声高、升、低、我们在声调教学中应该借鉴这些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把每个字的声、韵、调都掌握了,还是不够的,因为单字音进入语流以后会发生变化,正如林焘(1979)所说的“在语音教学中,严格要求每个字的声、韵、调都发音正确,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只注意字音而忽视字音以外的语音现象的教学,就不妥当了。”这里的“字音以外的语音现象”即汉语的韵律特征,具体表现为轻重音、停顿、连读变调、语调及调域的调整等等。最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依然不少。“音节组合层和语句韵律特征有更明显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很难像字音中声韵调那样分析出固定的模式来学习”(林焘,1989)。因此,目前最有效最实用的办法还是让学生在学好单字音的基础上,在语流中模仿教师或其他听力材料的发音,这个时候不需要眼睛,千万不要看书上的汉字,因为一动脑认汉字,就分散了感觉教师发音的注意力,从而不自觉地沿袭原来的发音缺陷,积习难改。相反,应该积极动用耳朵和嘴巴来听和说。听完了以后就把它说出来,模仿、比较,以后再做一些扩展性的训练,久而久之,自然能练就一口流利的汉语。

参考文献

- [1] 李小凡.汉语拼音隔音、标调新探.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2):29 - 32.
- [2] 张清常.比比看——“汉语拼音方案”跟罗马字母斯拉夫字母几种主要拼音方案的比较.世界汉语教学,1990(1):1 - 14.
- [3] 王钩.再论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语言文字应用,2003(2):180 - 187.
- [4] 王理嘉.《汉语拼音方案》与世界汉语语音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05(2):1 - 11.

- [5] 赵金铭.《汉语拼音方案》:国际汉语教育的基石.语言文字应用,2009(4):99 - 105.
- [6] 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4//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50 - 795.
- [7] Yao, Tao-chung & Liu, Yuehua. Integrated Chinese[中文听说读写]Cheng&Tsui Company,1997.
- [8] 李晓琪等.新汉语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9] 杨寄洲.汉语教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
- [10] 刘珣.新实用汉语课本.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
- [11] 石锋.普通话元音的再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2(4):5 - 9.
- [12]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3] 赵金铭.简化对外汉语音系教学的可能和依据.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3):62 - 74.
- [14] 林焘.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3).
- [15] 林焘.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4).
- [16] 金立鑫,白水振.普通话声调调型的本质及拼音简写规则策略.同济大学学报,2011(8):79 - 84.
- [17] 石锋.普通话上声的本质是低平调——对《汉语平调的声调感知》的再分析.中国语文,2011(6):550 - 555.
- [18] 朱晓农,章婷,依莉.凹调的种类——兼论北京话上声的音节学性质.中国语文,2012(5):420 - 436.
- [19] 林焘.汉语韵律特征和语音教学.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发言,新加坡,1989.